

編者絮語：

## 關於預象與預象解釋

——閱讀奧爾巴赫的一點思考

張 輝

—

標題中的“預象”（英文為figure）一詞，在聖經解釋學中亦可作“預表”（type, typology）。<sup>①</sup>換言之，figura, figure與type, typology實際上是互相置換的同義詞。祇是，英文figure直接翻譯自拉丁語figura，而type或typos則來自希臘語τύπος。細究起來，figura為後期拉丁教會神父如德爾圖良、奧古斯丁、杰羅姆等神學家們所習用，figure則從中世紀之後被用於英國神學與文學批評。而一般認為，typology用於同一意義，或起源於19世紀。

我們這裏將拉丁文的figura一詞翻譯為“預象”（細心的讀者或已注意到，趙倌在他的論文中將這個概念翻譯為“具象”），事實上主要與奧爾巴赫（Erich Auerbach, 1892–1957），特別是他寫作於1938年的一則題為《預象》（“Figura”）<sup>②</sup>的著名文章相關。儘管奧爾巴

---

<sup>①</sup> 參見陳惠榮主編：《聖經百科全書（Ⅲ）》，中國基督教會印發，1999年版，第2176-77頁。[CHEN Huirong, ed., *Baker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* (China Christian Council, 1999), 2176-77.]

<sup>②</sup> 此文最早刊於*Archivum Romanicum* 22 (1938): 436-89，重印於1939 (Florence: Leo Olschki)。目前有兩個英文譯本：“Figura,” in *Scenes from the Drama of European Literature*, trans. Ralph Manheim (New York: Meridian Books, 1959), 11-76。譯自*Neue Dantestudien* (Istanbul, 1944), 11-71。以及“Figura,” in *Time, History and Literature*, trans. Jane O. Newman (Princeton and Oxford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2014), 65-113。本文所使用《預象》引文，均引用Princeton譯本。

赫也並非沒有使用過typological symbolism來表達figura一詞所代表的特殊意涵<sup>①</sup>，但毫無疑問，他之所以選擇figura這一拉丁詞作為那篇長文的題目，卻是別有深意與懷抱的。

對奧爾巴赫來說，重新從語文學出發去深究figura的意義，不僅可以從詞源上加深對這個概念的理解，更重要的是，可以幫助我們區分聖經解釋史上兩條截然不同的解釋學路線，即預象解釋（figural interpretation/typological interpretation）和寓意解釋（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）的路線。明確了解這二者的分野，既是我們理解奧爾巴赫思想構成的前提，也是我們從聖經解釋史出發，將整個西方思想史、文學史貫通起來加以理解的前提。

如果說，按照我們通常的思想慣習——尤其是將現代性極端化、簡單化的思想慣習，塵世歷史和永恆秩序注定是互相對立、無法真正對話的；那麼，奧爾巴赫的最根本目的則在於，以預象（figura）與完成（fulfillment）為整體框架，讓我們看到，在神聖天意與人類歷史之間，至高信仰與日常生活之間，甚至具體到《聖經》《神曲》與19世紀法國現實主義小說之間所具有的內在而永續的關聯。

由此，碎片化的乃至“凡事都是虛空”（《傳道書》1:2）的世界，因而依然擁有意義？由此，標榜“個體性原則”乃至永遠無法“回家”的現代人，不再始終茕茕孑立？由此，祇有橫向的平行存在乃至完全被削平的現代社會，從此可以重新獲得縱向的、崇高的向度？奧爾巴赫當然無法給出任何一勞永逸的答案，更不要說給出最終的解決之道，但他至少提示我們注意：預象和完成的解釋框架，並不僅僅屬於基督教而已？它甚至對我們理解乃至超越現代性的局限也不無助益？

---

<sup>①</sup> Erich Auerbach, "Typological Symbolism in Medieval Literature," in *Time, History and Literature*, 114-20.

## 二

在《預象》中，奧爾巴赫有如下重要判斷，他說：

預象解釋在兩個事件或兩個人物之間建立了一種聯繫，使得前者不僅指涉自身，同時也指涉後者，而後者則包含或實現前者。人物的兩極在時間上是分開的，但二者都作為真實的人物和事件存在於時間之中。<sup>①</sup>

這個建立在大量語文學考辨和聖經解釋史基礎上的論斷，格外強調的是：在預象解釋中，無論是預象還是完成，這二者均具有完全的真實性。二者都涉及真實的事件、真實的人，或用奧爾巴赫自己的話來說，都是真實的歷史。是歷史，而不是任何抽象的符號、象徵、概念或思想觀念。

正由於此，預象解釋與寓意解釋形成了鮮明對照。因為，在奧爾巴赫看來，寓意解釋儘管也是通過具體的事實和故事、具體的人以及具體而可感的事件，以“言在此而意在彼”的方式講述道理乃至教義，但在此的真實，最終卻通向的是在彼的非真實，在此的歷史，也最終通向的是在彼的非歷史。寬泛說來，儘管預象解釋甚至也可以屬於寓意解釋的一種——畢竟它並不停留在任何言說自身之內，但從根本上說：“絕大部分我們在文學或藝術中發現的寓意均指向的是德性（如智慧）或激情（如嫉妒）或制度（如律法），或者，乃是一種對歷史現象的最為一般的綜合（如和平、祖國）。但是，無論如何，它們獲取的不是特定事件的完整而具體的歷史性。”<sup>②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Erich Auerbach, “Figura,” 96.

<sup>②</sup> Erich Auerbach, “Figura,” 96-7.

總而言之，預象與完成二者均具有的歷史性，乃是預象解釋的最顯著標誌。

在這樣的預象解釋傳統中，真實而歷史的亞當，乃是真實而歷史的基督的預象（type/figura）（《創世記》2-3；《羅馬書》5：14；《哥林多前書》15：21-22，45-49），亞當的存在也真實地成為耶穌基督故事的“預表”——事實上，這也正是我們在翻譯“figura”一詞時，要保留“預”這個意涵的重要原因。而“象”則既與figura一詞詞源意義上的外形、造型、形式等相關，也更強調的是奧爾巴赫所揭示的、為中世紀的神學家們所習用的與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相關的意涵。譯為“具象”，格外重視的也是這後一層意涵？

在新約和舊約的前後關聯中，確實並不缺少這樣可以用預象觀來解釋的故事乃至歷史。比如，在埃及宰殺的羊羔，門柱上的血，以及經過紅海預示着基督（“我們逾越節的羔羊”）的真正死亡和基督徒的洗禮。（《出埃及記》12-14；《哥林多前書》5：7；10：1-4；《約翰福音》19：36）在預象解釋中，這些事件確實發生過，也確實指向了後來的事件。又比如，曠野中那根杆子上豎起的真銅蛇（甚至它確實能治病）預示着十字架上被高舉的真神子（甚至他確實賜予永生）（《民數記》21：8；《約翰福音》3：14-15）。等等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關鍵是，所有這一切，甚至不祇存在於聖經自身的敘事之中，也在後世的文本之中復現。而但丁的《神曲》是一個傑出的、具有承先啓後意義的過渡。

奧爾巴赫有大量關於但丁《神曲》的論述，從他的成名作《塵世詩人但丁》到《摹仿論》第八章對《神曲·地獄篇》第十歌78句詩行的詳細分析，其中核心的關切，事實上都與預象解釋相關。說到底，奧爾巴赫要向我們說清楚的是，如何在一部《喜劇》（《神曲》在被薄伽丘重新命名前所使用的原名）中，將本該使用低等文體來講述的故事，以及本來似乎並不應該在天堂中發生的事情，演繹為一部塵世歷史與神聖敘事交相輝映的嚴肅戲劇。而且，塵世歷史的存在不僅不是神聖歷史的對

立面，沒有任何真正的意義，相反甚至是其有機組成部分，並與之構成預象與完成的關係。

最具代表性的例證，集中在奧爾巴赫對《神曲·天堂篇》第9-14歌，特別是第9歌、第11歌的解釋。<sup>①</sup> 在第9歌中，妓女喇合上了天堂；在11歌的故事中，中世紀最為聲名卓著的聖徒之一聖方濟各，背離了自己的父親、放棄了家產，迎娶了一個幾乎遭所有人唾棄的女人——她的名字叫“貧窮”。<sup>②</sup>

並不奇怪，對所有這些不合常規的“事件”，奧爾巴赫都以預象解釋給出了在中世紀語境中並不難以理解的原由。妓女喇合之所以能夠進入金星天，與《約書亞記》中所記錄的她在人間的所作所為密切相關，更與她在基督教傳統中的特殊意義有關。繫在她家窗口救了她和她全家的那根紅繩子，預示着基督的血救了外邦人並且將他們納入教會。奧爾巴赫甚至特別指出，所有古代的解經者都將喇合視為教會的預象。<sup>③</sup>

而聖方濟各之所以要與貧窮結婚，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，這個婚姻，或是對另一次婚姻的呼應，對應於何西阿先知娶歌蔑為妻的故事。（《何西阿書》1:2-3）奧爾巴赫這樣表述兩次婚禮的關聯：“此刻，另一個記憶蘇醒——那是關於祂，那位曾在往昔為一場相似婚禮慶賀的祂，祂迎娶了遭人輕蔑、被遺棄的女子，迎娶了貧窮而被拒的人類，那錫安的女兒。”<sup>④</sup>（《以弗所書》5；《啟示錄》19，20）

我們不必傲慢地以進步的邏輯粗暴拋棄這種預象觀。也許正相反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參見張輝：《天國裏的方濟各與喇合——試論奧爾巴赫對〈神曲〉的獨特解釋》，《中國文學研究》2025年第1期，第1-11頁。[ZHANG Hui, “Saint Francis and Harlot Rahab in Heaven——On Auerbach’s Uniqu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vine Comedy,” *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*, no. 1 (2025): 1-11.]

<sup>②</sup> 分別詳見Erich Auerbach, “St. Francis of Assisi in Dante’s ‘Commedia’,” in *Scenes from the Drama of European Literature*, 79-98; 以及Erich Auerbach, “Typological Symbolism in Medieval Literature,” 114-20.

<sup>③</sup> Erich Auerbach, “Typological Symbolism in Medieval Literature,” 115.

<sup>④</sup> Erich Auerbach, “St. Francis of Assisi in Dante’s ‘Commedia’,” 85.



作為一個遠離信仰世界的現代人，我們祇有努力像奧爾巴赫那樣，以但丁的方式去走進但丁以及但丁所構造的世界，才能“同情地理解”奧爾巴赫上述但丁解釋的根本問題意識。毋寧說，《神曲》三界中的人和事，一方面保留了其全面的歷史真實性與感官具體性，另一方面，其存在本身又指向並“完成”了一個更深層的，通常是永恆的、神聖的秩序。<sup>①</sup>我們失去的正是那樣一個“事件間的關聯不是被看作時間或因果的發展，而是被看作上帝安排中的整體性”<sup>②</sup>的世界，我們還能在這種條件下期望乃至思考整全嗎？塵世歷史的一切意義不過是一種自我賦予嗎？

最困難的，也許還不是真正理解但丁們的邏輯本身。最困難的是，在一個如此強調塵世、強調現實，甚至祇看重當下、祇看重眼前的時代，我們如何可以既站在歷史之中，又依然不被歷史所局限？現實的、歷史的存在本身，如何才能具有縱向精神維度？既能夠不被寓意解釋所給出的廉價而抽象的大詞所欺騙，又能夠在預象解釋中實現奧爾巴赫意義上的“悲劇現實主義”（tragic realism），這可能嗎？現代現實本身，其嚴肅性、問題性乃至悲劇性如何最終真正獲得？

2025年晚秋至仲冬寫於學思堂燈下

執行主編簡介：

張輝，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。

Introduction to the editor

ZHANG Hui, Professor of the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Culture at Peking University.

Email: beidazhanghui@qq.com

---

<sup>①</sup> Erich Auerbach, “Figura,” 101-13.

<sup>②</sup> 【德】埃里希·奧爾巴赫：《摹仿論》，吳綏麟等譯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8年版，第653頁。[Erich Auerbach, *Mimesis*, trans. WU Shoulin, et.al (Beijing: The Commercial Press, 2018), 653.]